

畫符

李秉樞

九〇年代有一部卡通電影《魔法阿媽》，我總以為我活在一個很接近那裡的地方，同時，也有一個這樣的魔法阿嬤。小時候父親將我寄託給阿嬤扶養，我遂在一個名為漚汪的農村長大。讀幼稚園時頻頻想家，便放聲大哭，老師見狀，立即打電話回家呼喚阿嬤來看我。現在想來，以前的我無時無刻不在糟蹋她。這卻是後話了。

最無理取鬧的一次，是我讓她為我畫張符。也許是因為我想要什麼，阿嬤總是拿得出來。我目視著她戴上眼鏡，不知從何處找出紅色的墨水和毛筆，並到公媽廳中神桌的抽屜裡拿出幾張黃紙，然後攤開黃色封面的農民曆，翻到印有符籙的一頁。阿嬤凝視那頁面許久，執起毛筆沾染墨水，微微顫抖，一筆一畫臨摹，字體歪斜不正，但大致與書上的符樣貌相似。她緩緩提腕收筆，把最後一畫寫得較細。我把符小心翼翼摺好，放入胸前口袋，緊貼心口。這種法力很強。童年的太陽將三合院的中心刷亮，紗門外一片溫熱，護龍沉沉睡去，恍如一場滯留昏意的夢境，歲月悠然，彷彿永遠一般。

後來我參透那是假的，我為此發了一頓很大的脾氣，她說要再幫我畫，我卻吼著說不要。阿嬤不會認字，不會寫字，符實是塗鴉，無有法力，信仰至此崩潰。面對任性哭鬧的小孩，她總說：來，阿嬤痛。其實我並不知道，她是說她想疼我，還是她心痛。而我弄丟了那張符。

關於痛，還有這麼一件事。有次阿嬤帶我到田裡採菜，我在一旁玩耍，拾起石頭，在原地快速地旋轉，停止後將石頭拋出。它不偏不倚地砸在阿嬤頭上，流出不少血來。我立刻奔跑回家，說要幫她拿來冰箱裡的藥膏。比起面對孫子的指責，這些那些哪個會比較痛？

她最喜歡做的事情，是帶我到廟裡拜拜。廟裡人們把祈禱燃成縷縷白煙，香火在煙的飄蕩裡點上光明，而拜拜史亦是我的成長史。我有無數次這樣的經驗，彷彿它不斷地上演，並且會持續到更遠的將來。阿嬤的手牽我，一直向前走，然後在眾神明的注視下，和我一起跪落下來。阿嬤執香，微微一拜，闔上雙眼，開始呢喃起來，與神明對話。我也閉眼禱告，恍如和她進入同一個世界。安靜而有光的所在。

我與神明的對話會比阿嬤早結束。我偷偷睜眼凝望她，想起她當時畫符的神情，妥貼成有溫度的輪廓。我復又聆聽阿嬤的悄悄話，聽她不斷把我變成她的語

言：保佑阮孫會讀冊、保佑阮孫健康、保佑阮孫平安長大。那是抒情的對白。將我和她深深牽連了起來，如此靠近。這是參透了。

阿嬤的訴說把我的頑愍褪去。香灰不斷落下落下，魑魅魍魎已告退。

阿嬤說完行了三大拜，從我手中拿走香，和她的放在一起，深深插入香爐的灰燼裡。我忽然地感覺到，茫茫眾生裡，我們皆是紛飛塵埃，善男信女，愚鈍或空洞，虔心禱念，於是落定。阿嬤的血又更深刻地流在我體內。香火袋在香爐繞過三圈後，繫在我的身上，彷彿羈絆。後來要求她再次提筆，是我請她寫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她卻將字的聲符與韻符左右倒置。我猜想，此一錯位的修辭，迂迴地變成了隱喻，暗示著她和我，我和她，對摺的痕跡。

多年以後，我將負笈北上，那是一個遠離的季節。阿嬤再次拿廟裡贈送，一面有符、一面有關聖帝君的卡片給我，說道：這會保平安。而我想起她以前為我畫的那張符。那段曾被我遺忘，現在重新為我拾回的童年時光。

父親開的休旅車把阿嬤拋在後。離去之前，車窗裡面，我瞥見阿嬤笑著哭泣，用小孩子方式，以兩根食指分別拭去雙眼的淚。那恍如，我從阿嬤的視線，看見小時候愛哭的自己。高鐵將我送出台南，與從小長大的地方逐漸迢遠，我緊握阿嬤符，匆匆忙忙走往人生深處，帶著一種無傷的心疼。